

著 蘭友林

論導學報國中

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

29 苑書生學

PDG

學生書局印行

學生書苑 29

林友蘭著

中國報學導論

『我從印刷器材、電訊事業和報人本身三方面來看近代中國報業，不敢自詡是「創見」，但亦說得多少與別人不同。』

『書裡是我個人對近代中國報業發展的管見，和對中國報人的期望。我完全以中國本位來立論，盡力避開英美報學的理论。這部小書如果有些可取的話，則可取者在此。』

序

報紙與書籍，大家都稱之爲「精神食糧」。正如一切食糧一樣，這不僅是一個有與無的量的問題，而且更是一個好與壞的質的問題。

報紙的家數多，銷行量大，並不一定就表示報業的進步。這種量的成就充其量只能說是報業發展成功的初階。報業的真正貢獻，必須是在報導事實、平章時務的過程中，對社會人羣發生積極的啓發性的領導作用。這種影響力便不僅要寄望於報業量的發展是否普及，尤其要取決於其質的水準是否提高。單單迎合潮流甚至追隨時尚之後而暢銷一時的報紙，中外都有不少；但其對國家、對人羣的貢獻究竟有多少，是很難說的。因此，每一個熱中於報業的人，內心都有一個迫切的願望，不僅希望把報紙辦「好」，更希望把報紙辦「大」。又大又好的報紙，才是公衆真正的需要——雖然有時他們說不出來究竟要怎樣才是「好」，但從事報業工作的人，自己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目標。

老友林友蘭先生從事報業工作多年，學貫中西，兼通學理與實務，對世界報業過去的歷史與當前的實況，都有深刻的瞭解。二十年前，我們訂交於臺北。其時友蘭先生追隨陳訓恂師在中央社工作；我則一面在謝然之師主持的新生報工作，一面協助趙君豪先生辦自由談月

刊。友蘭翩翩文采，博學多聞，彼此見面之時乃多，他曾爲自由談寫過很多精彩的文章，至今膾炙人口。他所翻譯的小說，尤屬當行出色。

後來訓導師去香港主持香港時報。友蘭兄原籍廣東，對香港情形極爲熟悉，乃又應邀約去香港。雖仍音書不斷，但已不復當年的時相盤桓。

友蘭兄在香港，致力於新聞工作之外，寫作不輟，對新聞史與新聞學的研究，尤其精勤。最近讀到他「中國報學導論」的手稿，對於他用心之深，囑望之切，尤感敬佩。作者在本書的「導言」中說——

中國報業的發展，中國報學的完成，除需要具有犧牲小我、服務大眾之決心的報人外，還需要勇於維護「讀報自由」，並深信報業是屬於社會公共的讀報的人。

所以，他寫成這本書，主要目的在使一般讀者都能「認識你的報紙。」

全書分爲：一、導言。二、印刷器材與報紙。三、電訊事業與報紙。四、中國特有的報學與中國報人等四章。另有附錄「申報七十五年」的紀念性文章多篇——申報是我國國境內創辦的第一家中文報紙，那幾篇文章都是中國報業史彌足珍貴的史料。

我國新聞教育與新聞學論著，過去有一普遍的缺點，就是對實務問題探討不夠深切，一個新聞系畢業的大學生，儘管對於大眾傳播理論、新聞自由發展史乃至五W一H、倒金塔說等等，如數家珍，卻分不清鉛字的字號大小，更不懂印刷過程；至於人造衛星通訊等，更了

無認識。如此人才，一旦走進報館從事基層工作，就不免有走投無路之感。用非所學，所學無用，這是最使青年人痛苦，而亦使報業領導階層對新聞教育表示失望的。

友蘭兄此書所談多涉及實務，而且都是結合了歷史的發展而談，如「中文鉛字」部份，不僅以史料為依據，敘述自一八零七年倫敦佈道會教士馬禮遜譯成中文本新舊約聖經，並在澳門秘密雇中國刻工，進行排印；以至最近的機器排字之發展。其他如討論印報機、白報紙等，都可使讀者獲得整體一貫的瞭解。最近一年來，世界紙荒嚴重，此書中有全面性的分析，提出若干新的建議，頗值大家注意。

電訊是報紙消息的主要來源，過去大家往往視之為新聞學以外的「純技術」。其實，從電報、電話、廣播、電視，乃至衛星時代的開啓，技術的突飛猛晉當然影響到報紙的內容。友蘭兄對這一問題極為關切，蒐集中外資料甚豐。他這本書雖然不是電訊專家的著作，但為一般讀者、特別是新聞科系同學欲求概括性的瞭解，大有裨益。

最後一章「中國特有的報學與中國報人」一章，則是作者寫這本書基本目的之所在。他強調「獨立的言論」，與獨立的民族、國家的關係；也強調在不同的國家社會產生不同的報人，也建立不同的報學的觀念。最後歸結於：「真正的報人，不求權，不求財，也不求名」的道德準則，尤見其堅貞不移的志節。

友蘭兄為人木訥剛毅，卓然自守。以他在新聞界從業之久，才華之高，雖不說是可以俯

拾功名如芥子，飛黃騰達於一時。然而，他就在他自己所定的標準之下，「不求權，不求財，也不求名」，孜孜矻矻，爲報業的發展、報學的發揚而努力不休，歷久彌堅，這種潛心學術的精神，尤其是值得青年一代效法的。欣見老友著述出版，謹贅數語，以表示我衷心祝賀與敬佩的微忱。

姚 朋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歲暮

自序

近年在海外工作，寫過幾篇談香港中文報業發展的文字，因此，也注意到近代中文報業發展的進程。

我經常把近代中文報業進程的起步，放在香港——有些日本的報學研究者，卻看上了澳門——事實清楚的顯示，近代中文報業在中國發展的方向，是從南到北的。

我從近代中文報的印刷器材和電訊設備幾方面，找到充足的論據。我的看法，不算「創見」，但我將舊有的材料，重新剪裁編製，又略為補充最近的材料，如紙荒所造成的報業危機，通訊衛星時代的來臨，似可提供一些新意，有助於有關人士對中文報業未來發展的認識。

我已辭去香港時報的職務，工作沒有過去那麼忙碌，特應學生書局之約，將我個人對中國報業進程的管見，寫成這個「初步報告」，送回國內發表，懇請海內同業及關心報業報學者，惠予啓迪匡正，至爲感幸！

附錄申報七十五年的幾篇文字，是有關一家最有歷史的中文報的第一手資料，也可說是近代中文報業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一併選載，以供參考。

姚朋先生百忙中爲本書作序，馬全忠先生遠在海外仍爲本書奔走出版，順帶在此表示銘心的感謝！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四日，友蘭自記，香港。

中國報學導論 目次

第一章 導言·····	一
——不同的國家社會產生不同的報人，也建立不同的報學	
第二章 印刷器材與報紙·····	七
——鉛字、印報機和白報紙與近代中文報業發展的關係	
第三章 電訊事業與報紙·····	三三
——有線無線電報、電話、無線電廣播、 電視、通訊衛星對近代中文報業的影響	
第四章 中國特有的報學與中國報人·····	五九
——中國報學報業的特質與中國報人應有的自覺	
附 錄 申報七十五年·····	八七

第一章 導 言

——不同的國家社會產生不同的報人，也建立不同的報學

「惟夫一羣之中，有少數最良之心理，能策其羣而進之，使最宜之治法，適應於吾羣，吾羣之進步，適應於世界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，而吾「民報」所爲作也。」

——孫 文

報紙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反映。每一國家社會都有它特有的報紙，也造就了一種和它聲應氣求的報人。

英國人的報紙不盡同於日本人的報紙，因為英國人的報紙反映的是英國人的社會，而不

是日本人的社會；中國人的報紙不可能是美國人的社會的反映，所以中國人的報紙和美國人的報紙自然有所不同。

英國社會出不了同日本社會聲應氣求的報人；日本社會出不了同美國社會聲應氣求的報人；不同的國家社會產生不同的報人，也建立不同的報學與報業。

近代中國報業與報學，不僅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產兒，也是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。鴉片戰爭後，中國在列強軍事經濟文化入侵下，激起了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，近代中國報業亦應時誕生。從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零）至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的半個世紀，滿清國勢日衰，民心渙散，中文報紙以香港「循環日報」為首，開始鼓吹習西法，識洋務，變法圖強。甲午中日戰起，孫中山先生由香港前往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領導「驅除韃虜，復興中華」的運動，中國輿論的主流，便從立憲維新而演進到民族革命，終於促成中華民國的誕生。光緒廿二年（一八九六）的上海「時務報」，廿六年的香港「中國日報」，廿七年的橫濱「新民叢報」，三十年的東京「民報」，都是這個時期最有聲光的中文報。

辛亥革命成功，驕橫的軍閥代替了顛覆的清廷，中原華夏淪為次殖民地，上海買辦階級主持的報紙，搖身一變為中國報業走向企業化的先鋒。到了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全國統一，中國報業才開始茁壯長大，與發揚新知，爭取國家獨立平等的運動相呼應。不幸日軍發動侵略，將沿海地區的傳播事業摧毀殆盡。八年抗戰後，共禍繼起，中文報業在反共建國的文化

戰線上，勉力執行歷史的任務。雖然如此，中國報業仍有差強人意的進步，在世界報業發展的進程中，力爭上流，這是值得中國報人引以為榮的。

可是，在經歷最近五十年多災多難的日子，中國報業和報人，大部分受了科技水準低落的影響，在印刷器材和電訊設備上，無法趕上時代，因此，我們報人的作業，就是費了最大的力氣，也很難與科技進步國家的同業並駕齊驅。一部分急功近利者便離開自己的隊伍，作了外國報業的啦啦隊。另一部分意志軟弱者，更站不住腳，而給洶湧的時代逆流沖走了！

國人對報學報業的研究，素具熱忱，而有志於新聞工作的青年，亦逐年增加。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六日，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發表宣言，敦促「中國報人必須完成中國特有之新聞學，以應需要……」。我們的報人和新聞教育工作者，亦能體認這個意旨，三十多年來，已有相當的貢獻。

那篇宣言，推許國父「中山先生乃中國最偉大的主筆」，勉勵「吾儕報人，以社會之本鐸，任民衆之先鋒，更應絕對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利益……作為今後新聞工作實踐之重心。」它又指出政論報紙與商業報紙的分野說：「抑我國報業之有與各國不同者，蓋大抵為文人發表政見而設，不為商業之經營，此種風氣今猶遺存」。近代中文報業，自始即以「文人論政」見稱，這是我國報業的一個特色。由於「不為商業的經營」，我們的報紙往往漠視廣告發行的收入，建立不起健全的經濟基礎，因此無法維持久遠，在銷數和設備上，也難有

長足的進步。

近代中國報業，經過幾許先輩報人的慘淡經營與「在實踐中求改進」，已有可觀成就。但中國特有報學的完成，尙有待我們的現役報人和新聞教育工作者，徹底認清本國環境與時勢，「參考西洋方法」，手腦並用，繼續努力。

我們的社會，現有一個不正確的觀念，以爲報紙僅屬於辦報的人，與讀報的人並無多大關係。其實報紙是屬於社會公衆，而辦好一張報，是辦報的人和讀報的人的一項共同努力。報紙有什麼地方辦得不好，讀報的人應該要求辦報的人把它改善，如果辦報的人一意孤行，讀報的人便可能不買那張報，不看那張報。猶如辦報的人口口聲聲講「新聞自由」一樣，讀報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，講他們的「讀報自由」，選擇他們要看的報紙。「新聞自由」與「讀報自由」是一體兩面，兩者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
爲使報紙能夠符合讀報人的願望，以讀報人之心爲心，以讀報人之口爲口，講他們要講的話，提供他們要看的新聞，則讀報的人必須盡力協助辦報的人提高報紙的水準，享受他們的「讀報自由」，必要時，還得行使監督報紙的權力。

近代中文報業之所以沒有長足的進步，讀報的人輕輕的放棄了他們監督報紙的責任，也是一個有力的因素。

讀報的人惟有認識清楚報紙與社會的關係，明瞭報紙的編印過程，報人的工作實況，才

能適當的協助辦報的人，辦好一張報。所以中國報業的發展，中國報學的完成，除需要具有犧牲小我，服務大眾之決心的報人外，還需要勇於維護「讀報自由」，並深信報業是屬於社會公共的讀報的人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本書也可以說是爲了讀報的人認識你們的報紙而寫的。

有關本章的進一步閱讀資料：

1. 孫文：「民報發刊詞」。

2. 蔡元培：「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之演說詞」，「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」，頁三四四—三四五。

3. 中國新聞學會宣言，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六日於重慶。

4. 曾虛白：「中國報業發展經緯」，中華民國新聞年鑑，開國五十年紀念本。

第二章 印刷器材與報業

——鉛字、印報機和白報紙與近代中文報業的關係

「世界上若沒有印刷術，報學絕不能產生。」

——威廉博士 Dr. Walter Williams

筆、墨、硯、紙，是我國傳統的寫字工具，先有了它們，才有我國報史上的「手寫新聞」，如漢代的「邸報」。

泥版木刻，是我國傳統的印刷工具，先有了它們，才有我國報史上的「印版新聞」，如宋代的「朝報」，元明的「邸報」和清代的「京報」。